



随笔·乡村人物

散文·美景履痕

诗歌·紫陌红尘

王妮儿

□郎纪山

王妮儿是个男的。过去穷人的孩子不好养大,名字越贱越好,父母就给王妮儿男取女名,反正穷人家的孩子是坷垃粪草,不金贵,随便有个代号就行了。

王妮儿虽男取女名,但一点也不女人。他自幼热戏,记性好,戏听上几遍,戏词就能记个大概。尤其喜欢模仿旦角,唱念做打,一招一式,学得有模有样。十多岁时,王妮儿就向父母嚷嚷着学戏,父母不允。过去唱戏的人,俗称“戏子”,身份很低,属“下九流”,死后连祖坟都入不了。后来,父母见他执意要学,想想唱戏好歹也是个吃饭门路,就依了他。

旧时的戏班,女的唱戏的极少,旦角多由男的扮演。王妮儿入了戏班后,领戏的(戏班的头儿)见他很有女人腔,就让他主攻青衣。起初只是让他叨个杂儿,登台时打个旗(跑龙套)。

我们这里是有名的“曲子窝”,男的女的少的都爱哼几句曲子戏。尤其是去地里干活时,觑四下里无人,就会扯开喉咙有板有眼地唱上几腔,俗称“秫秫棵里戏”。所以,方圆几十里就流传着:“九店的戏,不用去,一唱就是《香囊记》;九店的戏,不用看,开戏就是《牧羊圈》。”(《香囊记》《牧羊圈》都是传统曲剧目)“九店的闺女不用相,说话都带曲子腔。”

王妮儿进的戏班在我们这一带名气很大,主要是因为戏班里有几角儿好戏,像号称“红脸王”的“大金牙”,唱黑头的“气死驴”,唱青衣的“十三哼”,等等。更重要的是,戏班不是“攒班儿”(临时拼凑的戏班儿),而是“窝班儿”,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即使主演临时有事,不搬角儿,戏照样能开。再者,后棚乐器齐全,“头把弦”很搂戏,戏厢也全,能开大部头戏。

令人不解的是,王妮儿唱戏十多年,竟始终没有成为角儿。

据知情人说,王妮儿尽管做功、唱腔、道白都很见功底,就是扮相太差,特别是他那眼神,平时也看不出什么,只要一上妆,灯光一照,眼睛一轮,就如同打“明勾”(闪电)一般,给人以很“毒”的感觉。后来,有人分析说,可能是王妮儿的眼白太多的缘故。因为我们这里素有“哭曲子,浪越调”的说法,也就是说,曲子戏的剧目大多是悲情戏,而王妮儿的扮相、眼神与剧中人物所表现的悲惨凄苦之情是格格不入的。这样一来,王妮儿就失去了很多登台的机会。

这是很无奈的事情。

王妮儿演主角不成,就演配角,演老旦、骚旦。唱《曹娃探监》时扮曹娃的娘,唱《宋江杀妻》时扮阎婆惜之母。不想,歪打正着,王妮儿好像找着自己的角色定位,像现在的特型演员,成了演“恶旦”的“专业户”。

可惜,传统剧目中“恶旦”的角色很少,王妮儿出场的机会就少得可怜。当不了角,出不了场,分的钱就少,王妮儿就心有不甘。于是,就要求扮“骚旦”。所谓“骚旦”,也叫“丫鬟种”,

有点像旦角中的“丑角”。表演中,言语粗俗,挤眉弄眼,搔首扭臀,雅之不足,俗之有余,极尽撩拨挑逗之能事。

过去演戏没脚本,唱词、道白多由演员临场发挥,有“十戏九不同”之说。当然,故事情节不能有大的改变。

王妮儿登台机会少,逮住角色就发挥过了头。不但动作夸张,道白、唱词也太露骨,还常常“撑场”,总是意味犹尽。同行的有意见不说,给观众的印象是:太贱!人称“浪折腰”。

当然,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事情。后来破“四旧”,因为古装剧中的人物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的都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属于旧文化,自然在扫除之列。尤其在后来的“文革”中,戏厢被红卫兵小将们付之一炬,烧了个干干净净。王妮儿没有戏唱,就感到很失落,整天跟丢了魂儿似的,干什么提不起精神。

古装剧不让演了,但现代戏、革命样板戏不能不演。那时,公社有剧团,大队成立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冬春农闲的时候公社还要组织会演。

王妮儿所在的生产大队不大,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排演《白毛女》时,找了好几个人扮演黄世仁的母亲,效果均不理想。于是,有人就推荐了王妮儿。

王妮儿也没有推辞,很爽快地接受了。一试戏,众人皆呼“中,中,中。”就有一点,因为王妮儿唱旧戏惯了,道白还带点老腔。宣传队的领导说:“老王,你就用平常话道白!”

王妮儿照着做了。因为久不登台,王妮儿早就有些“技痒”,现在有了机会,表演就格外投入,特别是那眼神,把黄世仁母亲的刁、钻、狠、毒表现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观众看了,都夸赞说:王妮儿演黄世仁的娘,比黄世仁的娘还黄世仁的娘!到公社里参加汇演,王妮儿一炮打响,一下子轰动了全公社。公社抓剧团的领导点名把王妮儿招进公社剧团,演《小二黑儿结婚》,让王妮儿扮小琴她娘“三仙姑”,演《白毛女》让王妮儿扮黄世仁他娘。

王妮儿着实风光了一阵子。

改革开放后,又兴演古装剧了。而王妮儿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身体很好,有剧团就请他去教戏,相当于剧团导演。王妮儿唱了大半辈子戏,尽管没有当过主角,但对戏里的各种行当都很熟悉,所以指导得很到位。剧团里的人就很尊敬他,“王老师”长、“王指导”短地喊个不停。

有时,遇着“恶旦”“骚旦”角色,王妮儿就忍不住登台“炫”一番。毕竟上岁数了,一脸皱纹,少牙没口的,很难给观众以美感。后来,有人写戏(与剧团签约),先说好:王妮儿不能登台!开始,王妮儿不知这回事,要求登台时,领戏的就婉言相劝。时间长了,王妮儿好像也知道是咋回事了。

自此,王妮儿就再也没有登过台。

王妮儿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无疾而终,很使人羡慕。

原来,唱戏这事儿,不但娱人,也还娱己呀!——好多人这才明白。

小情怀 (外二首)

□婉冰

亲,你好吗
天冷了,夜晚也寂静得恍若隔世
亲,秋风乍起的时候别忘了仰望太阳
希望它能够把你照耀得轻盈一些,温暖一些
不知道醒在我窗前的花儿是否也醒在你的窗前
落在我掌心里的雨滴,是否也打湿了你的记忆
多想和你一起,坐在午后的暖阳里,喝茶、发呆
听阳台上的花儿,凌乱甜蜜的絮语
亲,生命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和别离
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你。遇见你就是遇见了最美的自己

真的好想你

真的好想你
真的好想看看你想我时的样子是否也像我一样
如同一座迎风挺立的灯塔不知疲倦地
放牧着漂洋过海的船儿
漂洋过海的梦境
总是一次次返回四月的江南把你走过的路重走一遍
让路边的小野花再重新开一遍
让路边身披晨光的新草代替你我,说温软的吴侬软语十指缠绕
没有你陪伴的世界是孤独的孤独而又美好
而孤独,才是生命的本色
尘世的真相
而我,愿意在这凉薄的真相里为你,用尽所有美丽的想象

无题

亲,你好吗
你要好好的。愿上帝保佑你一生平安。而我
也必将会与幸福长相厮守
亲,你知道吗
人只有将双手垂下
再把双脚深埋在泥土里
才会真正长大
才会看到虚无缥缈的尘世里诸多的真理,都是泥土的孩子
而我,也是你的孩子
在你用目光、用月光供奉着的神龛里
而我,也必将一次次按住体内呼之欲出的春天
动用整个宇宙的光和热来将你深深掩埋
亲,你看,尘世里的风多么辽阔
阳光多么美,河流多么美
你多么美,我多么美
在我想你的时候

秋柿, 秋事

□王晓景

村子里的人家房前屋后多植柿子树。经过霜打,柿叶已落尽,光秃秃的虬曲枝干上吊满橘红色的小灯笼,有几只贪吃的麻雀在树顶盘旋,喳喳叫着,满嘴红色。

早些时候摘的柿子心虽是黄的,但酸涩,需放上几天才好。老人说,柿子要挂在枝头经霜经雪,吃起来才是最甜的。

祖母爱吃柿子。她每次吃柿子都把柿梗留下来,到冬天哮喘发作时,在砂锅里用火焙干,碾成粉,用水泡了喝。她也善酿柿子醋。选自然成熟无损伤的柿子,清洗自然风干,放入黑色的大陶缸里,闷缸密闭,自然发酵,就成了酸味醇厚、略带果香的柿子醋。

我则喜欢“柿染”。就是将制柿饼时削下的柿子皮等边角料,煮成一锅浓郁的汁,滤去渣滓,用煮或浸的方式,将纯白棉布染出各色花样来。颜色有土黄、黄褐、深褐等,不觉明艳,略显陈旧,但恰是我偏爱的色调。

二

九月,是只谈秋事的季节。

秋收最是拖沓,不比收割小麦,几天就完事。掰玉米、割豆子、杀芝麻、刨红薯、摘花生、采棉花……这些都是费时间的力气活,忙上十天半个月,也是常有的事。

今年秋天雨特别多,没有一个像样的好天。庆幸秋粮一收,就在田间地头卖掉了,省心省力。不然看着烟雾蒙蒙、润物无声的雨,会心生急躁、憋闷,叹秋风秋雨愁煞人。

雨止天晴时,迎来这个秋天的盛事——十九大的召开。田间地头洋溢着激动、兴奋与喜悦,相互碰面的招呼是“看十九大了吗?要看仔细哟,多了解党的好政策。”“听说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呢,这下咱们心里就踏实了。”

报告中,习大大掷地有声的话语,穿过屏幕,说进了父老乡亲们的心坎里,更坚定了大家在广袤大地上继续深耕、建设美丽家园的信心……原野开阔起来,田间响起拖拉机的轰鸣声,犁铧翻卷,土地散发出清香,一粒粒种子播种下去,庄稼人又有了希望和盼头。

忙完秋收秋种,婶子大娘都惦记去村里的大广场跳跳舞,扭扭大秧歌;叔伯大爷则感叹“以前种地是图温饱,现在有党的好政策,种地种的是一份心情,优哉游哉的,神仙日子咱都不换。”

三

这个秋天的事像柿,圆满、红火。大时代的小确幸,就是不必时时感到不安。成功与名利,不是大时代的奢侈品,幸福才是。

当然,所有的美好,都不是白白得来的。我们仍需砥砺前行,才会到达目的地,坚守那份初心,才会收获满满。

